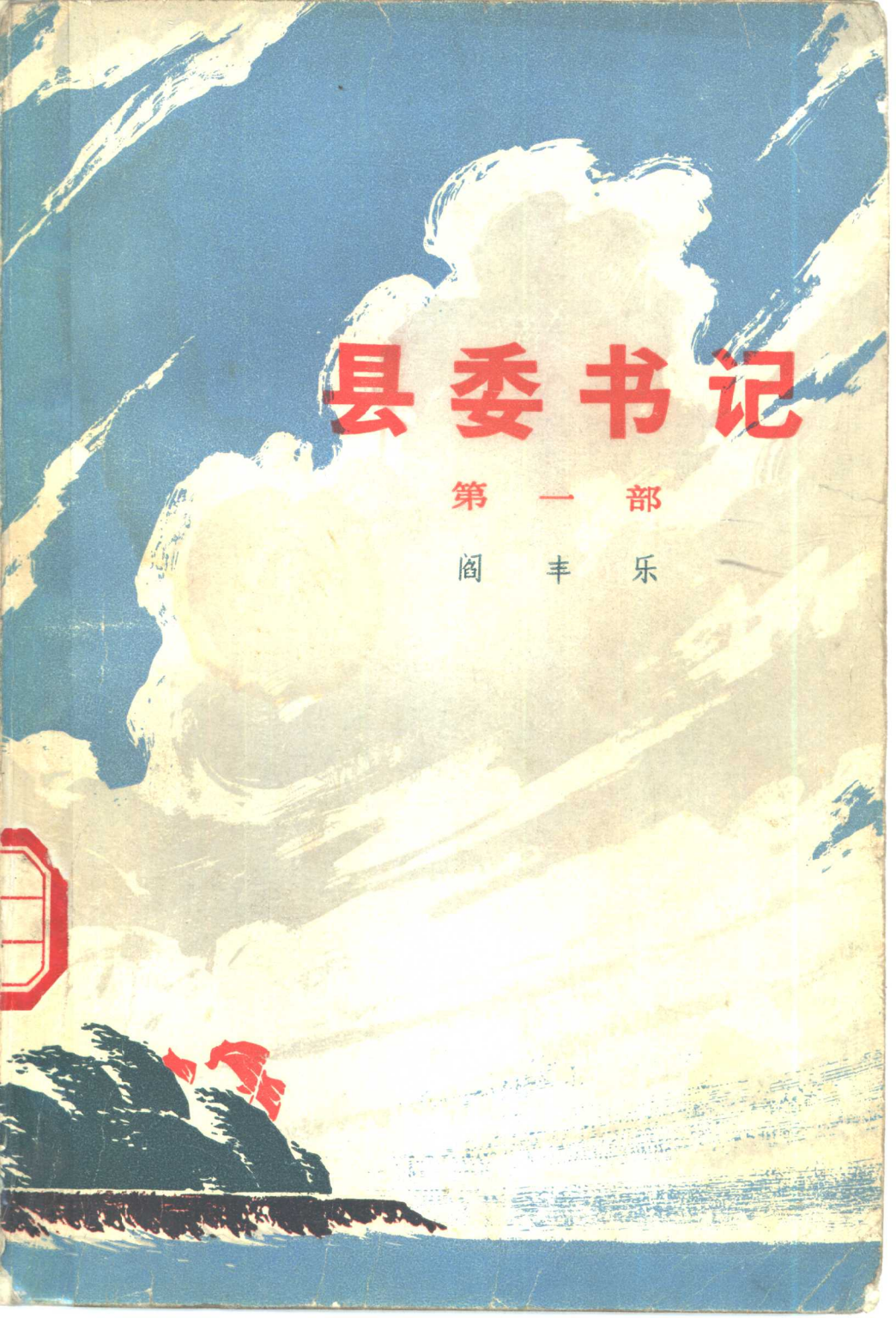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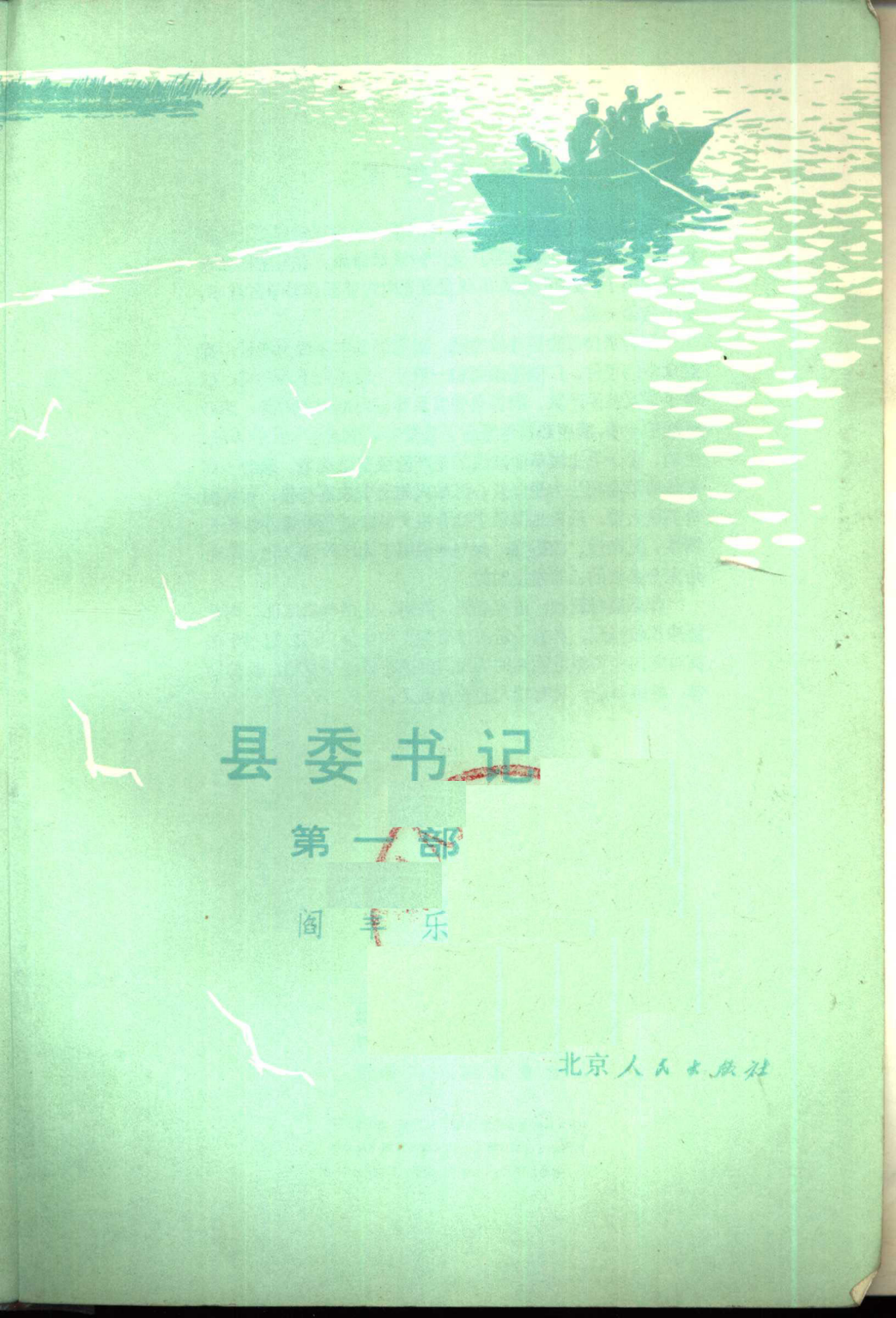




县委书记

第一部

阎丰乐



县委书记

第一部

阎丰乐

北京人民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长篇小说《县委书记》描写的是一九六三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，鲁西南湖滨地区，无产阶级革命派，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，带领广大人民群众跟党内走资派作斗争的故事。本书是第一部。

作者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，以党的基本路线为指针，通过众多的事件、广阔的画面和一浪比一浪高的矛盾冲突，描写了黄家洼生产队、湖滨县委以及专区内部两条道路、两条路线的斗争，满腔热情地塑造了县委书记杨凯这一比较丰满、生动、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无产阶级英雄典型，歌颂了高春华等革命新生力量以及心红如火的老贫农高苍松、黄满囤等英雄人物，形象地揭示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阶级斗争的长期性、复杂性、曲折性，深刻地说明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、非常及时的。

作品题材新颖，语言流畅、清新，生活气息浓郁，时代精神比较强烈，具有一定的思想深度和生活广度。它对于提高对党内走资派危险性的认识，提高路线斗争觉悟，反修防修，继续革命，具有较大的教育意义。

县 委 书 记

第一部

阎 丰 乐

*

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印刷一厂印刷

*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4印张 293,000字

1976年6月第1版 1976年6月第1次印刷

书号：10071·159 定价：1.00元

目 次

第 一 章	上任·····	1
第 二 章	常委扩大会·····	20
第 三 章	他发现一颗小明珠·····	42
第 四 章	进村·····	60
第 五 章	发动群众·····	78
第 六 章	夜探锁龙阵·····	98
第 七 章	忧心忡忡 ·····	111
第 八 章	牛棚烈火 ·····	125
第 九 章	金镶玉的大北房里 ·····	142
第 十 章	黄家洼的早晨 ·····	159
第 十 一 章	黄家洼的傍晚 ·····	176
第 十 二 章	严肃的批评 ·····	192
第 十 三 章	邪风入内 ·····	211
第 十 四 章	战友之间 ·····	230
第 十 五 章	分歧 ·····	245
第 十 六 章	怒砸算盘 ·····	268
第 十 七 章	控诉和教育 ·····	290
第 十 八 章	开门整风 ·····	302
第 十 九 章	阶级情深 ·····	313

第二十章	拗着根了	329
第二十一章	八、九点钟的太阳	346
第二十二章	湖心岛上	359
第二十三章	点将开工	380
第二十四章	热火朝天的工地	396
第二十五章	邪风又起	412
第二十六章	暴风雨到来之前	425

第一章 上 任

在广阔的鲁西南大平原上，有五个互相连通的湖泊，它们是：微山湖、独山湖、昭阳湖、南阳湖和最北边的东平湖。这五个浩浩茫茫的湖泊，由贯通南北的京杭大运河串连着，好似一条长龙，北枕黄河，南抵徐州，弯弯曲曲地纵卧在中原大地上。

故事就发生在这一带的湖滨涝洼地上。

一九六三年，暴雨季节，沿湖一带闹开了大水。

狂风卷着浓云滚滚而来，湖水掀起巨浪拍击着湖堤，头顶上的闪电撕裂着天空，四方的滚雷震撼着大地。开始，大雨点子噼里啪啦地洒下来，落在地上，烟尘四起；落在湖里，溅起一片大水泡。刹时间，地皮完全湿了，“哗哗”地淌水了。湖里的芦苇、荷叶发出“唰唰唰”的声音。鹭娃子飞不起来了，水鸭子钻进荷叶下边躲风避雨。接着又一连打了几个劈雷，暴雨瓢泼而下。湖里、湖外，田野、村庄，烟雨茫茫。风声、水声、雷声凝聚成一片，好似天塌地陷一般。

如果是在旧社会，遇到这暴雨连天、河湖咆哮的日子，除了大瓦房里的富贵人家，到处是老婆哭、孩子叫、房倒屋塌、顺水漂流的惨景。可来到这六十年代，风越急，水越大，沿湖一带的人民群众越往风浪里钻。看吧！男的、女的、老的、

少的、披蓑衣的、顶草帽的、扛橛木的、背门板的、抬大筐的、提铁锤的，跑啊，喊啊，冲出家门，跑出村子，从四面八方奔向河口，涌上湖堤。

公路上，一辆辆卡车满载着木桩、麻包穿云破雾，开上河堤；湖河里，一艘艘机轮，破浪急行，送来了各种抗洪物资。一队一队的解放军，持锹扛镢，跑步前进，奔向抗洪前线……

狂风怒吼，湖浪滚翻。“天老爷”向人们挑战，“水龙王”要把田园村庄吞没。

这时候，从遥远的湖面上，被狂风暴雨卷来了一隻小船。

那小船在浪涡里颠簸，忽起忽落。浪涌把小船一下子掀起来，又“唰”地把它打进漩涡里。一瞬间船身子不见了，只看见一根桅杆，挑着桅帆，晃晃荡荡地在浪涡里打转。一阵狂风扑过去，那桅帆突然朝一边倾斜，简直要躺在水面上，眼看就要扯着小船扣过去了。

河口大堤上正在砸桩护堤的人们看到了那小船，个个提心吊胆，人人为小船上的人攥着两把汗。他们七言八语地惊叫起来：

“啊呀！那小船太危险啦！”

“那撑船的人是谁呀？”

“这个天气，他跑到湖里来干啥？”

“没听天气预报吗？”

人们的眼睛瞪得滚圆，透过茫茫的风雨，隐隐约约地看到那小船又从浪涡里钻出来了。船上有一人穿着雨衣，双手抡着大板斧，“咔咔”地砍断了桅杆，帆布裹着桅杆被浪头卷走了。那人先用棹子用力猛摇，快到湖边，又操起一根长

长的篙杆，又撑又拨，跟狂风恶浪拼命地搏斗。

“咔嚓——”又一个劈雷，仿佛要把小船击碎。

“哗哗”的瓢泼大雨，仿佛要把小船打沉到湖底。

“呼呼”的狂风又掀起一个一个的浪涌。那小船上的人挥舞着撑杆，一会儿陷进浪涡，一会儿又推上浪峰，好似骑在一匹烈性野马上，向着河口大堤乘风破浪而来。

河口大堤上的人们又惊叫起来：

“真是好样的！”

“小伙子真有个犟劲！”

“好船手！好船手！”

“好啦！咱们赶快下桩吧！”

“喂！你们这一段可是有名的龙口啊！一定要严加防护！”一个披黄油布雨衣的人走过来大声地警告。他的鞋子、裤腿上全是泥巴，好像刚从泥坑里拔出来。雨衣上的泥巴被雨水往下冲洗着，顺着袖子往下滴嗒泥汤。雨帽和雨衣连着，罩着脑袋，看不清他的脸面，但听说话的声音粗壮，洪亮，很有底气。他扛一把大铁锨，来到这龙口堤上一站，对护堤的人们说：“过去，这一段堤坝经常缺口，对险要堤段可要加倍警惕呀！”

护堤的人们说：“放心吧！老郭！”

“我们刚垫上两层装土的麻袋，水涨堤高，老龙王甭想从这儿窜出去！”

穿雨衣的老郭拿铁锨这里铲铲，那里戳戳，又拿起一把大铁锤敲土层，听了听声音，说：“还得砸桩，填石头，这里水流特急，冲刷力大，堤下边有空洞的声音。”

“那，咱们再砸两排木桩！”

“加石头!”

“来! 马上动手!”老郭把雨衣一扒, 往旁边麻袋上一扔, 抡起大铁锤干起来。这时才看清, 他是个三十二、三岁的壮汉子, 周正的脸上一对眼睛很有精神, 手脚利落, 说干就干。

几个青年小伙子扛过木桩来, 在老郭指挥下, 铿铿锵锵地砸起桩来。

一阵狂风呼叫, 堤坝上的柳树被风扯得歪了身子, 向一边倾斜着。堤下, 一股急流推着浪涌“哗哗”地冲撞着大堤。

忽然间, “呼隆”一声, 大堤塌了一截。正在抡大铁锤的老郭一下子陷下河去, 急流一冲, 又一卷, 连人带桩卷进浪窝里去了。

“不好! 塌方啦! 救人哪!”

“老郭! 抱着木桩, 抱住那根木桩!”

堤上的人惊慌地喊起来。好几个小伙子噗通噗通地跳下去抢救。这时, 河中的急流已经把老郭冲出老远, 快到入湖的地方了。

这时候, 正向着河口驾船而来的那人, 听到前边堤坝上呼喊救人, 他抬头向前看看, 只见右前方有一个人头一沉一浮地冲到湖里来了。他两眼盯着那个人头, 用撑杆在船头一侧使劲一撑, 调转船头, 迎面就去拦救。刚把船撑上去, 那人头又没影了。撑船的人很着急, 看着浩浩淼淼的湖水, 顺着水流的方向追过去。果然, 在不远的地方, 溺水的人又往上一翻, 撑船的人用上浑身力气, 在小船后尾狠撑一杆子, 穿过一层浪头, 向着老郭拦腰截去。

“抓住篙杆!”撑船人大喊一声, 把撑杆往老郭面前一伸。

老郭伸出一只胳膊, 一把抓住了篙杆。撑船人站住了脚

跟，飞快地往回收篙杆，最后一哈腰，俯身抓住了老郭的胳膊，把他拉到了小船上。这时候跳水救老郭的小伙子们也先后追赶上来，一一登上了小船。撑船人见大家都已坐定，又拿起那根篙杆，鼓足了力气，朝河口猛撑过去。

河口大堤上的人们这才松了口气，都望着那撑船的人，七嘴八舌地赞叹起来：

“好家伙！这撑船的真棒啊！”

“多亏了他呀！”

“一准是湖里长大的水猫子，瞧他那撑船的架势。”

在人们的赞誉声中，撑船人把小船靠到岸上，抓着船绳跳下船来，把绳子拴在一根木桩上。他回头一看，见几个年青的民工架着那落水的人走上堤岸，这时他才长舒了一口气，踩着滑泥，抓住堤坝上的柳条棵子，爬到大堤上来。

堤坝上的人们都涌过去看他。走到近处，都愣住了。原来，这位战风雨、斗恶浪救老郭的撑船人，不是青年小伙子，已是个四十三、四岁，双鬓有点灰白的人了。

人们敬佩地望着他。只见他身材魁伟，粗眉大眼，朴朴实实。眉宇之间有一股子坚韧不拔的气概，双眼闪耀着要战胜一切的光芒。上身穿着白衬衣，下身穿着半新半旧的绿色军裤，腰皮带扎在外边，束得很紧，显得很有精神。他挽着袖子，卷着裤腿，浑身上下都已湿透。但他毫不介意，眼睛打量着涌到身边的民工们，亲切地叮嘱道：“同志们！抗洪护堤可得注意安全啊！”说完又转身看了看落水的老郭，见他脸色煞白，嘴唇发青，坐在堤上艰难地呼吸着，便问身边的人：“你们这儿有医生吗？”

“有，在那边工棚里。”有人回答。

“扶他去让医生护理一下。”撑船人关照地说：“叫他好好休息，搞一碗姜糖开水给他喝，祛祛寒气。”

“好罢！”

两个人搀扶老郭刚要走，猛地“轰隆”一声，又一个滚雷，震得大堤一颤动，好像又要崩塌似的。老郭抬头望望天，低头看看河岸，耽心地说：“这大堤……”

撑船人明白了老郭的心情，上前抓住他的手，关心地说：“同志，你需要休息。这大堤，有我们保护！”

老郭看着这位陌生人，问道：“你是……”

“上级党组织派我来和大家一块治洪水。”

老郭看着这位上级派来的人，点了点头，心情松快了一些，在人们搀扶下走下堤去。

撑船人指指老郭，问身边的人：“他是谁？”

“他叫郭军，是俺们的副县长。”

“噢。”撑船人又回头瞧了瞧被人们搀着向工棚走去的郭军。

这时候河口浪涛又“哗哗”地冲着堤坝，撑船人一挥大手，向周围的人们说了声：“快！砸桩护堤！”

人们很听指挥，几个人竖起尖头木桩，往堤坡上一插。撑船人好像个不知疲劳的年青汉子，从地上摸起一把大铁锤，双手一抡，“吭”的一下子，把木桩砸进泥里。他这一锤好似一声令下，人们砸桩的砸桩，填包的填包，运石头的连抬加扛，好一场紧张激烈的抗洪战斗！

天空的雷声轰轰，地上的锤声咚咚。湖里的浪涛不断冲击着大堤，飞溅起白花花的水珠。护堤的人们在狂风暴雨中战斗到天黑，又坚持到天亮。

风停了，雨止了，湖里的浪涛平息了。

一束阳光从云缝里倾泻下来。云缝被那束阳光越撑越大，好像舞台上徐徐地拉开了大幕。于是大地上豁亮了，湖面上晶莹了。湖堤上的垂柳轻轻地飘荡着，显得特别翠绿，闪烁着水灵灵的光华。湖面上一朵朵白莲花亭亭玉立，芦苇、蒲子的叶子也被雨水冲洗得干干净净。野鸭子从荷叶底下钻出来了，蹁着毛茸茸、肥敦敦的屁股垂子在水面上游着。胖头鱼、厚子、鲫鱼、鲢子、鳌花和大嘴的鲇鱼都争游到水皮上来，呱嗒着嘴儿喝新雨水。活蹦乱跳的鲤鱼跳出水面，甩着红尾巴一窜老高，又“噌”地钻进水里。馋得长腿的鹤鹭伸着脖子，煽着翅膀，在水面上飞翔盘旋。银灰色的水娃子“唧唧嘎嘎”地叫着，从这个小岛飞向那个小岛。

湖里是这样欢腾，可湖外田野上遭了水灾。地瓜、花生不见了，大豆、棉花没影了，只剩下玉米头、高粱穗露出水面。积水连天，遍地行船。

那位撑船的人又挥动着篙杆，撑着小船，徐徐地划进了一片被积水淹没的庄稼地。他站在船上顺手掐一枝正在晒红米的高粱穗，用他那粗壮的手指捻破了高粱粒，透出一股白浆。他看着这还没有成熟就遭到水灾的庄稼，脸色十分焦虑，又抬起头，用一种牵肠挂肚的眼神环视着面前泡在水里的那些村庄。

前边，有一块露出水面的高地，高地上有一棵歪脖子老柳树，树杈上挂着一个羊肚子毛巾包。高地下边是一片涝洼地，满是积水，有一圈土打的围田堤坝，围着一亩多地的庄稼。大概是低杆庄稼，淹没在水中看不见了。围堤上有一架水轱辘。一个老汉拧着那水轱辘，从围田内往堤外排水。他

双手抓着辘轳把，身子一弓一直地摇上柳条水斗，右手扣着水斗环，左手一松摇把，把水斗拉在地台上，借着惯性一悠，一拉，“哗”的一声，水斗里的水倒在堤外。他喘了口气，抬头看看围田里的积水，恨不得一柳斗把水都舀出去。可他终究是上了年纪，身子骨累酸了，肚子也饿了。停下辘轳，走到高地上，伸手从老柳树上拿下那个手巾包。坐到老柳树下，解开手巾，里边是两个大饼子，一包牛奶饼干。他拿起饼子看了看，面色惭愧，又放在手巾上。不吃不喝，抬眼望着田野里茫茫积水。眉毛一拧，苍老的眼睛放射出倔犟的光芒，不知他在想着什么……

“老人家！”那撑船人来到高地上，向柳树下走去，问道：“前边那个村是黄家洼吧？”

老人家的思路被打断，随便看了来人一眼，茫然地答道：“啊！”

撑船人走近老汉，仔细打量着老人家。见那老汉有六十多岁，大高个，宽肩膀，赤红脸膛高颧骨，嘴巴上一把灰白的胡子，两隻苍老的眼睛炯炯有神。他觉得有点面熟，试探地问：

“在这儿看什么呢？”

“看水！”

“水有啥看头？”

“有看头！”

撑船人见老人家挺古怪，看看他面前摆的大饼子和饼干，风趣地说：“给水龙王上供吗？”

“上供？”老汉没好气地说：“我想把水龙王牵走！”

“牵到哪儿去？”

“牵到湖里，把它锁住！”

“哦！”撑船人赞叹一声，又仔细打量着老人，看了一会，没有说话，转过身去仰望着高地上的柳树。那棵歪脖子老柳树像一个久别重逢的熟人那样吸引着他。他对老柳树像有着深厚的感情，亲切地看着，还伸出大手拍了拍树身子。突然他“倏”地转回身，不眨眼地又仔细望着老人，最后像肯定了什么似的，喜悦地微笑着。

老汉莫名其妙地问：“你到黄家洼找谁？”

撑船人干脆地回答：“找你！”

老汉一抬眼，愣怔怔地打量着撑船人。

撑船人深情地说：“二十年前，在一次战斗中，你从这棵柳树下，把我背到船上……”

老人家惊喜交集，“倏”地站起来，咧开胡子大嘴笑着说：“哈！杨凯？你是当年武工队的杨队长！”

杨凯热情地伸出双手，笑着说：“高苍松同志！”

两个人抓着手转了一圈，互相打量着。

高苍松的老牙都快喜掉了，说：“啊哈！老伙计呀！大水冲了龙王庙——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啦！”

两个人哈哈纵情地笑着。

那是一九四三年，杨凯在湖上担任武工队队长，高苍松给武工队当情报员。他二人有时在湖里接头，杨凯也曾悄悄地进黄家洼，到高苍松家了解敌情。那一年杨凯带领武工队深夜突然袭击黄家洼，抓着了汉奸队长黄大金牙，就是高苍松送的情报。他们在战斗中结下了革命的情谊，难以忘记啊！可分别二十年了，年青英俊的杨凯双鬓有些斑白了；壮年的高苍松也满嘴胡子了。多年不见，又在这棵老柳树下邂逅相

遇，他们怎能不高兴呢！

一阵微风吹来，柳树上密密层层儿的叶儿发出“啦啦啦”的响声，好像为两个老战友的重逢放声欢笑。

树下，两位老战友坐下叙谈起来。

高苍松问：“你这是打哪儿来？”

“从地委来。”杨凯也问，“老嫂子还壮实吧？”

高苍松说：“壮实，前会子还念叨你哩。”

杨凯关心地询问：“日子过得怎么样？”

高苍松满意地告诉老杨：“不错，不错呀！上级党和政府，对咱灾区人民是没说的呀！”

杨凯抬头看看村子：“这场水灾，村里的老老少少……”

高苍松说：“人倒没事，咱村有护村堰，没进去水。房没倒，屋没塌，可就是……唉！光有喝的，没吃的啦！”

两人朝一片被水浸泡的高粱地望去。几个男女青年站在木筏子上剪高粱穗。

高苍松忧虑而又惭愧地向老战友说：“这地方你还不知道，年年闹水灾，给社会主义出不了力，还累赘着国家。毛主席给了咱土地，可，打不出粮食来。这不，大水围了村子，毛主席又派飞机投下了饼干……”老人家激动得说不下去了，眼里含着泪花，手里捧着大饼子，停了一会，声音颤抖地又说：“吃了多少年的供应粮啦！这大饼子解饿，饼干好吃，可，张不开嘴，咽不下去呀！”

杨凯感动地点点头，说：“你不是说要把水龙王牵到湖里，把它锁住吗？”

“社员们是这么想的，可老牛掉到水井里——”高苍松把大饼子往毛巾上一拍，爆发地说：“有劲使不上啊！”

一听这话，杨凯的脸上火辣辣的，心里好似烧起一团火。他觉得这不只是一个老贫农的话，而是灾区千万群众的呼声。这呼声如同澎湃的洪流撞击着他的心胸，使他不能平静。他看看高苍松，嘴唇动了动，没说什么，站起身，手扶柳树，一手叉腰，望着大水，望着被波浪冲击着的高粱穗。他那宽厚的胸膛一起一伏，胸中似乎酝酿着一个巨大的决心。

高苍松也站起来，他觉得自己太冲动了，不该在新来的老战友面前说这些话。马上改换了口气，变了话题：“你不是在军队上当政委吗？”

杨凯说：“转业啦！”

高苍松问：“转到咱县来啦？”

杨凯说：“党派我来跟你们一块牵龙王！”

高苍松异常兴奋，一把抓着杨凯的肩膀，又咧开胡子嘴笑着说：“好！好哇！走，先上咱家去！”

杨凯本来想到村子里看看，可这会他被高苍松的一番话说得站不住脚了。眼前不是访亲探友的时候。一年的庄稼被大水淹了，多少个村子，多少个社员群众陷入了水灾之中。他，作为上级党派来的干部，应该怎么办呢？即使拼上浑身的力气，到黄家洼和人们一起抗洪排涝，又能解救几家的灾难呢？他想赶快到战斗岗位去，和更多的干部一块研究全面排水的问题，而且要从根本上治住水患，实现高苍松的愿望：把水龙王牵到湖里，把它锁住！所以，他向高苍松解释说：“回头一定去，现在我需要马上去县委。”

高苍松盯着杨凯问：“有急事？”

“是啊！”杨凯解开脖领的扣子，心绪焦躁地说。

高苍松看出了杨凯的心事，不再挽留，殷切地说：“那，你

就赶快到县委会，看看老肖去吧！他……”

杨凯见高苍松欲言又止，便问道：“老肖怎么啦？”

高苍松没有往下说，唉了一声。

杨凯心里一沉，说：“好罢！等排出这场大水，咱们再仔细谈。”

高苍松点点头说：“那，你就走吧！”

二人紧紧握了握手，暂时告别了。

杨凯又撑着小船继续向前划去。

这一带地势低洼，一遇到大雨年景，从南面、西面、北面，有二十多个县的客水流过来，河里容纳不下，客水和积水漫地而涌，所以经常大水连天，形成水灾。现在，杨凯撑着小船往前划着，想起了从前他在这一带打游击时听到的一首民谣：

“湖滨，湖滨，
万丈穷根；
世世代代，
何日翻身？……”

这次杨凯重回湖滨，在地委就听说，从合作化以后，湖滨地区陆续搞了一些水利设施，开发了几条大河。但是还没有从根本上制服洪水，一遇到大水年景，人民群众靠国家救济过日子。他对这个多灾多难的地区有着深厚的感情，再三向党组织要求重返湖滨，决心和这里的人民群众一起拔掉万丈穷根。组织上同意了他的请求。于是，他风里来，浪里行，一路上调查访问，急于上任，参加战斗。